

# 貝林格逝世與義大利共產黨的新動向

陳璋津

## 一、前言

貝林格 (Enrico Berlinguer) 於今 (一九八四) 年六月中旬因猝發腦溢血，延醫不治，死於義大利的帕都亞 (Padua) ①，享年六十二歲。他過世後，義大利共產黨今後的動向以及其對義大利政局的影響，頓時成爲世人關心的對象。義共爲目前西歐勢力最龐大的共黨，迄貝林格逝世前尚有黨員一百七十萬，它在義大利政壇的影響力僅次於「基督教民主黨」(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) ②；而在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勢力力竭之今日，其未來前途無疑會被看好。然貝林格生前曾給義共留下諸多未能解決的難題，新上任的總書記以及新成立的領導階層能否應付，都是疑問。同時，這些難題會不會導致義共今後政策的變革，因

註① See Campbell Page, "Berlinguer in Coma After Emergency Operation," in *The Guardian*, (June 9, 1984); "Berlinguer Fighting for Life After Operation for Hemorrhage," in *The Japan Times*, (June 9, 1984); "Top Italian Communist Is in Coma After Stroke," in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(June 9-10, 1984); Campbell Page, "Berlinguer Crisis Deepens Parties' Problems," in *The Guardians*, (June 11, 1984); "Government, Party Leaders on Berlinguer's Death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14, (12 June, 1984), pp. L1-L2; "PCI Leader Enrico Berlinguer Dies 11 Jun.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13, (11 June, 1984), p. L1; "Italian Communist Leader Berlinguer Dies in Hospital," in *The Japan Times*, (June 12, 1984); Douglas C. McGill, "Enrico Berlinguer Dies at 62; Leader of Italy's Communists," in *The New York Times*, (June 12, 1984), pp. A1, D26; Heinz-Joachim Fischer, "The Communist Party Shaped Him, Determined Him, Elevated Him: On Enrico Berlinguer's Death," in *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*, (June 12, 1984); Campbell Page, "Berlinguer, the Father of Eurocommunism, Dies," in *The Guardian*, (June 12, 1984); "PCI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 Statement," in *L'Unita*, (June 12, 1984), p. 1; Emanuele Macaluso, "After 20 Years," in *L'Unita*, (June 13, 1984), p. 1; Sari Gilbert, "Berlinguer, Italian Communist Leader, Is Dead," in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(June 12, 1984); "Enrico Berlinguer's Death in Padua," in *Neue Zuercher Zeitung*, (June 13, 1984).

註② 見陳璋津著，「義共本人大選前的政治策略」，〈問題與研究〉，第廿一卷第九期，民國七十一年六月版，頁七八—九〇。貝林格逝世後不久，義共在歐洲議會選舉票數超前，一度躍居第一位，成爲第一大黨。

而影響其成長，也值得考慮。本文試從歷史的角度，作一簡單的評析。

## 二、新總書記的遴選

義共在貝林格過世後一個月內，由中央委員會改選總書記。在選舉前，新聞界一度揣測有四人可能為新總書記的人選：納塔（Alessandro Natta）（六十六歲，黨內地位僅次於貝林格）、拉瑪（Luciano Lama）（六十三歲，全國總工會總書記）、商格黑利（Renato Zangheri）（五十九歲，主管義共地方黨務）和納波利塔諾（Giorigo Napolitano）（五十八歲，黨內右派，在國會的義共領袖）<sup>③</sup>。這四人分屬不同派系；納塔屬正統的貝林格支持者（另有同夥皮契歐里 Ugo Pecchioli 和米奴西 Adalberto Minucci），拉瑪與納波利塔諾同屬支持與「社會主義黨」合作的派系（其他重要人物有：恰若孟特 Gerardo Chiaromonte，佩爾那 Edoardo Perna，若弟 Leonilde Jotti 與馬卡盧梭 Emanuele Macaluso），商格黑利為後來歸依貝林格的派系（其他重要人物為萊契林 Alfredo Reichlin 與托托拉 Aldo Tortorella）（另一派是支持與天主教徒對話的派系，重要人物有歐切托 Achille Occhetto 和恰蘭特 Giuseppe Chiarante）（以上諸人，除納塔為現任義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外，全為現任義共中央委員會委員）<sup>④</sup>。六月廿五日，義共執委會會議決定推舉納塔為總書記人選，提交中央委員會同意<sup>⑤</sup>。廿六日，義共書記處將提名表冊送中央委員會附署通過，同日義共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，投票選舉總書記。納塔在全體出席委員二百三十八人全力支持下，以壓倒性的多數（二百二十七票贊成，十一票棄權）獲得當選，繼貝林格為義

註③ Campbell Page, "Berlinguer Crisis Deepens Parties' Problems"; Janet Stobart, "Italy's Communists Look For Leader Who Can Reshape Identity," in *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*, (June 12, 1984); Antonio Padellaro, "Hypotheses on Future PCI Leadership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n. 13, 1984), p.2; Henry Tanner, "Berlinguer Successor Likely To Affirm Party Independence From Soviet," in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(June 13, 1984).

註④ See *L'Unita*, (Mar. 7, 1983), p. 3; "L'Unita Announces New PCI Leadership List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57, (Mar. 23, 1983), pp. L1-L2, 派系的分劃，另外請見 "Italian Communists: The Rise of a Latin-Speaking Bureaucrat," in *The Economist*, (June 30, 1984).

註⑤ Henry Tanner, "Berlinguer Supporter Emerging as Favorite to Lead Italian Communists," in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(June 22, 1984) 提名候選人時，各派系的暗鬥見 "Der Führungswechsel an der Spitze der KPI: Wahl Nattas ohne Gegenstimme," in *Neue Zürcher Zeitung*, (Juni 29, 1984).

共總書記⑥。

納塔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生於因佩里亞 (Imperia)，一九四一年畢業於著名的比薩師範大學文學系。二次大戰期間服役於法西斯的軍隊，軍階中尉。墨索里尼下臺後，納塔轉而抗德。後來受傷被拘於納粹集中營，不過他還是繼續於集中營組織抗德團體。戰後，納塔返國參加義大利共產黨。四六年任因佩里亞市議員，並從事教學工作。四八年起他當選為義大利眾議會議員，五〇年當選為義共因佩里亞省委書記，五六年竄升為中央委員，六二年十二月成為義共領導機構成員。納塔從陶格里亞蒂 (Palmiro Togliatti) 任總書記以來，即與黨的領導人維持密切的關係，以後繼任的隆哥 (Luigi Longo) 和貝林格無不對其印象良好，他本人也是這些義共領導人幕後最得力的左右手。歷年來，納塔曾先後在義共重要組織如中央新聞和宣傳部、文化委員會、組織部等，擔任負責人，現在仍是義共重要機關報「再生」(Rinascita) 雜誌之主編、黨內中央委員會新聞部的負責人，以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⑦。

納塔個性溫文謙虛，聰敏睿智。任職黨內職務期間處理過幾件令義共頭痛的大事，顯露其不凡的才幹和歷練。因其處事以老練穩健著稱，在義共黨內曾博得「精明的教授」(Professor Subtlety) 之雅號⑧。這次義共中央選他出來任義共第七任總書記，顯然取其行事有條不紊、個性謙虛的優點。當然納塔能夠贏得義共黨內幾乎全體一致的支持，與其行事為人無關係。不過另一種說法認為，義共推出納塔任總書記，僅為過渡權宜之計。一九八七年義共將依往例召開黨代表大會，推出新人選，俾繼續貝林格的路線。納塔亦支持這種看法，他說，根據黨章規定，他總書記的任期將於下次大會召開時屆滿⑨。

### 三、黨的政策與方向

在當選為總書記後，納塔即席發表就職演說，申明義共今後的政策和方向。他在義共的聯席會議上分別就黨內生活、對義大

註⑥ Kay Withers, "Italian Communist Leader Plans to Continue Berlinguer Policies," in *The Sun*, (June 27, 1984); Henry Kamm, "Italian Communists Choose a Successor to Berlinguer," in *The New York Times*, (June 27, 1984); Henry Tanner, "Italian Communists Elect Natta, Close Berlinguer Associate, as Leader," in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(June 27, 1984); 劉儒庭，「亞歷山大德羅納塔當選為義共總書記」，〔人民日報〕，一九八四年六月廿八日第六版。

註⑦ 劉儒庭，前揭書，第六版；Henry Kamm, *op. cit.*; Heinz-Joachim Fischer, "Von der Eiliteschule," in *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*, (Juli 7, 1984); "PCI Elects Natta as Berlinguer Successor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25, (June 27, 1984), p. 12.

註⑧ Kay Withers, *op. cit.*; Henry Kamm, *op. cit.*

註⑨ Kay Withers, *op. cit.*

貝林格逝世與義大利共產黨的新動向

利各黨派的看法、義共當前要務、對國內政治危機之解決以及義共的路線等等加以闡明。他說⑩：

黨的總書記職務是在特殊與意外的情況下，落在他的身上。他知道他的才能與智慧，實在不足以擔此重任，因此過去幾天來非常惶恐，深怕辜負了黨的一片好意。他也知道負責工會的拉瑪比他更有資格榮膺此職，而由於拉瑪的謙讓，現在工作落在他頭上。他以為，如今黨既然如此決定，他就應該勇於肩負這個責任，尤其是在國家與政治領導階級面臨危機的這個緊要關頭。

談到黨內生活，他認為，過去大家都同貝林格一道努力工作，結合大家的智慧、能力與精力，來面對最困難的考驗，保證黨的政治路線明晰一貫，使黨發揮它國家與民主的功能，履行其歐洲與國際的角色。過去如此，以後亦將如此；儘管沒有人要求他要像貝林格一樣，但他以為這種黨內生活才能使黨更新，符合社會國家的需要。正如「十六大」結束時貝林格主張的相同：從辯論中產生的更強有力的團結，乃是「結合各方意見的團結」。今後黨也要從這方面貫徹黨內的民主生活，羣策羣力，自由對話，上情下達，保證黨的活力與力量。

在往後的路線方面，納塔表示：義共將召開中央委員會議，徹底分析選舉結果，討論對義共具有歷史意義的那些成就，同時要從各黨的失誤以及政府施政挫敗等等的檢討裏，取得政治結論，俾供往後調整自己政治設計之參考。而對於政治路線，義共中央委員會和執委會目前還是決定繼續執行貝林格的政策，賡續義共歷屆大會，特別是十六大所釐訂的策略、政治路線與黨綱⑪。

至於義共當前要務，他說，義共要維護其形象以及它在全國的角色，發展國際戰略，保持政治自主。尤其在核子時代，義共要強調和平的重要性，於和平、社會主義、人民解放和平共存、低溫、平衡與監督裁軍的現實之間建立新關係，直到兩強對立解決為止。在其他方面，義共要在國際與國內努力克服南北失調，促進世界新發展；宣揚歐洲對未來道路的抉擇何者為優，俾供西歐工人運動和左派力量建立社會主義之參考；並且要強化歐洲民主與社會主義變革的新過程，復甦與重建強大的歐洲共同體。當前由民主手段來改造義大利社會，納塔認為有其戰略選擇的價值，祇是這路線需要格外努力，以克服義大利政治生活對共黨的偏見與限制。最後，他非常樂觀的表示：義大利新的政治情勢業已開展，「社會主義黨」倒行逆施，現正嚐到其施政的苦果；其他黨派：「基督教民主黨」面臨政治危機，其他民主小黨同樣面對需要重新界定它們自己角色的問題；只有義共十分篤定。不過現在義共也應有周全的準備，以應萬變，迎接未來。

⑩ Alessandro Natta, "These Are the Horizons Within Which We Must Work," in *L'Unita*, (June 27, 1984), pp. 1, 3; "P.C.I.'s Natta

Accepts Secretary Generalship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30, (July 5, 1984), pp. L3-L8; "Pledges Policy Continuity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25, (June 27, 1984), p. L2.

⑪ Alessandro Natta, *op. cit.*, p. L6.

六月廿八、廿九兩天，納塔在接受電視和電臺訪問時，又針對前述之義共政策，做了更詳盡的補充<sup>⑧</sup>。他說：義共的路線仍是「民主的輪替」(democratic alternative)，對內主張更換政府，實行公正廉能的政治。不過政府組織的公式，現在義共尚無構想，還希望聽聽其他黨派的意見。對於「基督教民主黨」，義共的「民主的輪替」政策要求去除一切帶有「基督教民主黨」任何公式、方法和導向的統治符號；對於「社會主義黨」，它呼籲渠等能與義共合作，不要老是懷著政治偏見，排擠義共，甚至向義共的合法性挑戰。在對外方面，義共的外交政策因貝林格去世，有了一個更好的環境，可以用來尋求一條阻止武器競賽和裁減核彈的道路。因此未來義共對蘇聯的關係會有改善，不過義共仍將維持其在國際間的獨立自主原則，不受外力干涉。

#### 四、納塔面臨的問題

納塔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政策報告與訪問談話，都沒有提到義共當今所面臨的困境。當然他的意見大體符合支持他的義共領導階層的願望：繼續貝林格的路線。但貝林格的路線事實上在貝林格時代創造出無數難以解決的難題，不設法突破這些，不正視問題，義共前途終將充滿荆棘。

貝林格的路線所產生的問題，舉其犖犖大者有四：不能得到他黨合作，不能獲得黨內全力支持、選舉票數無法提昇、義共形象難以建立。這四大問題相互關連，而最重要的癥結則在無法獲得信賴。過去貝林格把他自己在一九七二年提出的「歷史性的妥協」(Historic Compromise)路線<sup>⑨</sup>加以毀棄，另樹立「民主的輪替」路線<sup>⑩</sup>，原因在此。當時貝林格提出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，目的乃在希望能先挽救義大利資本主義發展的危機，穩住義大利的現狀，使義共能在和平中求發展，逐漸取得選民信任。

<sup>⑧</sup> See "PCI Secretary Natta Interviewed on Policy Line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25, (July 2, 1984), pp. L3-L4; "Relations With Catholic Church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25, (July 2, 1984), p. L4.

<sup>⑨</sup> See Grant Amyot, *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*, (London: Croom Helm, 1981), pp. 201-206. 貝林格是在義共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，首次提出妥和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合作的這種路線。貝林格的報告，詳見 A. Tatò edited, *La Questione Comunista 1969-1975*, Vol. 2, (Rome, 1975), p. 415. 貝林格正式提出該路線的時間則在一九七三年十月。

<sup>⑩</sup> See Arrigo Levi, "Italian Communists Find Their Feet," in *The Times*, (Feb. 4, 1982), p. 8; "An Interview With Enrico Berlinguer, 'We Must Prove That Socialism Can Be Based On Democracy,' The PCI Secretary General Tells Us," in *Le Monde*, (April 2, 1982); "Berlinguer: Socialism Based On Democracy," in *The Guardian*, (April 25, 1982); "PCI's Berlinguer On Democratic Alternative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35, (July 14, 1982), p. L1.

同時在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內部政治立場與路線逐漸改變時<sup>⑮</sup>，與之合作，趁機吸收其黨內親共份子，開創義共取得政權之路<sup>⑯</sup>。可是作為聯盟對象的「基督教民主黨」，不管左、右、中派，通通反對義共這一路線。「基督教民主黨」中派贊成短期同義共結盟，但不要「歷史性的妥協」這術語；而且他們把這種聯盟視同「馴服」、「吸收」義共，以及「共體時艱」的唯一手段，根本不敢信任義共的誠意<sup>⑰</sup>。該黨右派感覺，與義共合作背叛黨的立場；左派則警告：義共的路線乃試圖在義大利建立馬克思主義的「霸業」。七六年三月「基督教民主黨」秘書長札卡尼尼（Benigno Zaccagnini）重新當選後，乾脆明白面告義共：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反對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，因為義共的提議在執政黨同反對黨之間創下不可接受的混淆。何況義共的轉變尚未完全，還不能予以信賴<sup>⑱</sup>。

不僅如此，即使義共黨內也有人對貝林格的路線不表支持。許多共產黨人反對貝林格這條路線，主要因為它像改革主義者的綱領，基本上模糊了（資產階級）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明確界線<sup>⑲</sup>。還有人認為，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僅是義共領導人同「基督教民主黨」的妥協，義共黨員與支持義共的選民並不認為他們可以同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合作。在一九七七年義共拉攏教會時，義共老黨員帕雅他（Gian Carlo Pajetta）就認為義共有變為「第二個天主教政黨」的危險。義共主管地方事物的領袖哥殊塔（Armando Cossutta）亦表示：義共的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乃投降政策；義共業已失去其特徵<sup>⑳</sup>。

貝林格的路線失掉義共黨內之支持，即減低選舉的影響力；而貝林格從一九七二年以來一味支持「基督教民主黨」的政策與批評蘇聯的作為，却未能突破義共的舊形象，獲得他黨信任，反而使支持它的選民受害，影響選民的支持與信賴。因此，義共自一九七六年以後每支持一項法案，就失掉一批黨員；每參加一次選舉，就失掉一批選民。義共在一九七八年失掉兩萬五千名黨員

註⑮ 一九七〇年七月前後，傾向中間偏左的亞得歐第（Giulio Andreotti）上臺，政策對義共有利。

註⑯ G. Amyot, *op. cit.*, pp. 202-206.

註⑰ 所有「基督教民主黨」黨內對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之意見，見 Martin Clark and David Hine, "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: Between Leni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?" in *The Changing Face of Western Communism*, (London: Croom Helm, 1980), pp. 124-125.

註⑱ See Giacomo Sarti, "The PCI on the Threshold," in *Problems of Communism*, Vol. XXV, No. 6, (Nov.-Dec. 1976), p. 43.

註⑲ 義共多數黨員接受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，但大多數的黨員認為它只是義共以左派聯合政府方式最後取得政權，或單獨取得政權的一種策略。一九七七年八月在義大利愛米利安邦（Emilian）的問卷調查顯示：百分之六十七的義共黨員接受「歷史性的妥協」政策，但認為它只是一種策略；另外百分之二十的黨員完全不接受這個政策；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義共黨員全盤接受這個政策，同時認為它是一種長程的策略。見 *Ibid.*, pp. 222-223. 亦請參閱 Martin Clark and David Hine 的說明。見 Martin Clark and David Hine, *op. cit.*, pp. 125ff.

註⑳ "Italy's Communists," in *The Economist*, (Oct. 25, 1980), p. 11.

，在一九七九年損失兩萬九千名黨員，八〇年丟掉七萬或更多的黨員<sup>註②</sup>。義共在七七年支持反通貨膨脹的「節約政策」戕害工人階級，選民在這年四月舉行的地方選舉，只讓義共得到百分之廿八·八的選票（七六年為百分之卅八·三）。接著，義共支持工業復興法、創造就業法、公平租借法與保護警察法等議案，七八年五月的地方選舉它又丟掉百分之九的選票（一九七六年是百分之卅五·六；七八年是百分之廿六·五）。最後在七九年國會大選中，義共甚至把七六年從南方、青年一代選民以及大都市邊沿貧民區選民贏來的選票，全部輸光<sup>註③</sup>。

八〇年貝林格大感不妙，年底遂易弦更張<sup>註④</sup>，八二年再提出「民主的輪替」路線。不過「民主的輪替」遭到同樣的困擾。貝林格寄望這條路線能一改過去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受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壓制的局面，再獲選民的認同與黨員的支持，然後聯合左派的力量或其他民主的力量，組成沒有「基督教民主黨」人的政府，取得執政權<sup>註⑤</sup>。但作為義共聯合對象的最大左派力量「社會主義黨」，最反對這條路線。「社會主義黨」認為，義大利目前在選票數目上或政治上都沒有左派輪替的條件。在未來不同的演變與更新，把該問題在議事日程表上再提出來當然有其可能，不過這些必要的變遷進展得相當緩慢，而又充滿許多矛盾<sup>註⑥</sup>；尤其左派各黨的選舉力量未曾得到平衡的發展，義共依然獨大，更使此種輪替難以實現。

義共黨內亦反對該路線。左派領袖印革拉歐（Pietro Ingrao）表示：貝林格「民主的輪替」路線內容不夠實際；現今左派的輪替與合作形式應建立於平等的競爭基礎上，相互對話解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黨之間的長期衝突這個死結，義共不要再試圖「統制」（hegemonize）其他進步力量，輪替的遠景始有開展的可能<sup>註⑦</sup>。納波利塔諾從右派的立場起來反對該路線，他認為，義共的「民主的輪替」路線要求結盟合作的對象大過於偏狹，應擴大至中產階級，包括大企業家以及其他中左派政黨，方足以保證

註② *Ibid.*, p. 12.

註③ See Christopher Seton-Watson, "The PCI's Taste of Power," in *In Search of Eurocommunism*, edited by Richard Kinderley, (London: MacMillan Press, 1981), p. 154.

註④ See "Berlinguer Wants to Quit Italy's 'Compromise'," in *Baltimore Sun*, (Dec. 8, 1980).

註⑤ Arrigo Levi, *op cit.*, p. 8.

註⑥ PSI Secretary Bettino Craxi interviewed with *L'Espresso*, in *Avanti!*, (Sep. 25, 1982), pp. 1-2; "Craxi Delegation Pays Visit to Yugoslavia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39, (Feb. 25, 1983), p. L2; "Discussion of Socialism with Yugoslav Students," in *Avanti!*, (Feb. 24, 1983), p. 7.

註⑦ "Communist Deputies' Speeche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45, (Mar. 7, 1983), pp. L2-L3; "Further on Speeches, Reacti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45, (Mar. 7, 1983), p. L3.

「民主的輪替」<sup>②</sup>。

「民主的輪替」不獲支持，其影響義共的情況同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相同。一九八二年八月義大利內閣發生危機<sup>③</sup>，眼看義共有組成左派聯盟取得政權的希望，然因「社會主義黨」悍然拒絕同義共合作，希望化為泡影。接著次年八月義大利舉行大選，義共與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同樣輸得奇慘，義共只得百分之廿九·九的選票（比七九年少了百分之〇·五），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得百分之卅二·九的選票（比七九年下跌了百分之五·四）；反之「社會主義黨」得百分之十一·四，比七九年多了百分之一·六<sup>④</sup>。選舉結束後，義共要求與「社會主義黨」合作，進行「民主的輪替」，對方不但加以拒絕，反而同「基督教民主黨」簽訂政府合作公約，組成義大利第四十四屆內閣<sup>⑤</sup>。義共執政的願望完全落空。

註② PCI Secretariat member Giorgio Napolitano's 4 March Speech to PCI Congress in Milan, in *L'Unita*, (Mar. 5, 1983), p. 7; Silvio F. Senigallia, "Italian Communism's 'Alternative'," in *The New Leader*, (March 21, 1983).

註③ 「八月危機」的記後問題·譯名 "Coalition in Italy Again On the Brink," in *The Times*, (July 2, 1982); "PSI Secretariat Statement On Government Crisi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32, (July 9, 1982), p. L2; "Spadolini Defends Government's Economic Policy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33, (July 12, 1982), p. L1; "Party Leaders View Spadolini's Austerity Packet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52, (Aug. 6, 1982), pp. L1-L2; "Threat to Rome Coalition," in *The Time*, (Aug. 6, 1982); Peter Nicholas, "Italian Ministers Have to Sleep in Barracks," in *The Times*, (Aug. 6, 1982); George Armstrong, "Spadolini to Resign Today," in *The Guardian*, (Aug. 7, 1982); Peter Nicholas, "Spadolini Ready to Resign as Socialists Quit," in *The Times*, (Aug. 7, 1982); George Armstrong, "Spadolini to Try to Form New Italian Coalition," in *The Guardian*, (Aug. 12, 1982); "Round up of Parties' Reaction to Crisi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56, (Aug. 12, 1982), pp. L1-L2; "PSI's Craxi Meets Spadolini, Withholds Support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57, (Aug. 13, 1982), p. L1; 譯者譯名·「義大利政府又發生危機」·〔入或田譯〕·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四日· Peter Nicholas, "Spadolini Sets Out His Terms," in *The Times*, (Aug. 12, 1982); "Spadolini Proposes Broader Power For Premiership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58, (Aug. 16, 1982), pp. L1-L2.

註④ "Final Results of Chamber of Deputies Electi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26, (June 29, 1983), pp. L1-L2; "Party Officials Comment On Election Result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29, (July 5, 1983), pp. L1-L2; "Once Again at the Brink," in *Time*, (July 11, 1983).

註⑤ Antonio Padellaro, "De Mita's Three Condition to PSI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ly 19, 1983), p. 1; "Party Leaders Hold Coalition Talks With Craxi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43, (July 25, 1983), pp. L1-L2; "Coalition Talks on Schedule, Craxi 'Optimistic'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46, (July 28, 1983), p. L1; "Italian Socialist Craxi to Present Cabinet Today," in *The Washington Post*, (Aug. 4, 1983); Leslie Childé, "Italy's New Leader 'A Prisoner,'" in *The Daily Telegraph*, (Aug. 3, 1983).



從「歷史性的妥協」到「民主的輪替」這種歐共主義路線的執行結果看來，顯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：只要共產黨在西歐不能獲致信任，則歐共主義路線在西歐就永遠走不通。現今納塔上任，繼續貝林格的路線，問題就在於要怎麼去克服這道「不獲信任」的難關。當然，單談繼續貝林格的路線，繼續過去黨內生活的方式，要十足的努力超越「跛脚的民主」之偏見等等，無疑地是非常不夠的。對前途太過樂觀，對問題視而不見，也是不行的。

## 五、新總書記的作風與義共未來

納塔上臺後，起碼須先取得信任，解決黨內外支持與合作的問題，改造義共形象，義共在義大利政壇始有解脫困境起飛的展望。納塔已從兩方面著手，試圖打破僵局。一是訪問蘇聯；另一是迫使「社會主義黨」解除對義共孤立的態度。

總書記訪問蘇聯，改善雙方之間的關係，原本是義共走歐共主義道路時最忌諱的大事。但多年來反蘇對義共形象的轉變幫助不大，還使黨內親蘇份子不快，導致黨內失和。惡性循環的結果，復影響義共力量之壯大。說來反蘇是非常失算的事情，義共實有心加以改變，只是時機未到<sup>②</sup>。像近年來蘇聯多方主動探尋接近義共的途徑，義共處處加以小心拒絕，便是個例子<sup>③</sup>。但八三年的十一月底有個機會，使義共能善加利用。這時美蘇雙方在日內瓦召開的限武談判破裂，蘇方代表悍然步出會場<sup>④</sup>，西德決定於十二月卅一日部署美國潘興二號飛彈，蘇聯同時採取反制的措施<sup>⑤</sup>，美蘇雙方一時關係呈現非常緊張的局面。義共對此情勢表示十分關切，最重要的原因在於：國際局勢的逆轉對義共的發展不利，說不定會促使執政當局利用機會宣佈義共為非法組織。它

註<sup>②</sup> See Luigi Barzini, "All Paths of Italian Communism Lead to Moscow," in *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*, (Jan. 23, 1984).

註<sup>③</sup> "CPStU's Zagladin to Visit 20 Oct., Meet Berlinguer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03, (Oct. 20, 1982), p. L3; "CPStU's Zagladin to Meet Berlinguer 25 Oct.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05, (Oct. 22, 1982), p. L5; "PCI Expels Publishers on Eve of Zagladin Talk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06, (Oct. 25, 1982), pp. L6-L7; "L'Unita Comments on Pravda 'Fraternal' Article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07, (Oct. 26, 1982), p. L2; "PCI Aid Denies Zagladin Received 'Ovation'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08, (Oct. 27, 1982), pp. L4-L5; "Pajetta Notes PCI-CPStU Profound Difference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10, (Oct. 29, 1982), p. L3; "Rome PCI Body Explains Napoleone Expulsion," in *L'Unita*, (Oct. 24, 1982), p. 6; Emanuele Macaluso, "Editor Napoleone's 'Subtle'," in *L'Unita*, (Oct. 26, 1982), p. 3; Gian Carlo Pajetta interviewed with Ugo Baduel, in *L'Unita*, (Oct. 28, 1982), pp. 1&20.

註<sup>④</sup> "Continuing Reaction to INF Talks Suspensi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29, (Nov. 28, 1983), p. L1; "Andreotti, Others on Walk Out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29, (Nov. 28, 1983), pp. L1-L2; "Berlinguer Urges Concession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29, (Nov. 28, 1983), p. L2.

註<sup>⑤</sup> Enrico Berlinguer, "Communists' Commitment to Peace Struggle," in *L'Unita*, (Nov. 26, 1983), p. 9; "PCI's Berlinguer on Disarmament, Leban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37, (Dec. 8, 1983), pp. L2-L12.

一旦被迫轉入地下，所有的一切努力即將化為泡影。其次，義共關切的目的也希望從中取利，亦即由它扮演和平天使的角色，促使蘇方緩和緊張的態勢。倘能如此，一方面由於義共對國際局勢的緩和有貢獻，可以直接提高它在義大利政壇的聲望，因而改變義共形象，增加影響力；另一方面，義共也可藉此與蘇聯接近，拉攏雙方的距離，促進黨內親蘇份子的團結與向心力，有助於義共的茁壯。因此義共領導階層此時即頻頻暗示希望能與蘇共直接接觸商談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貝林格利用義共代表團（由執委會成員恰若孟特、塞爾維梯 Gianni Cervetti、柯拉揚尼Napoleone Colajanni 等人組成）應蘇共中央委員會邀請訪蘇機會，直接探問其訪蘇之可能性<sup>⑤</sup>。十二月中旬，貝林格訪問羅馬尼亞、東德與南斯拉夫時，又透過齊奧塞斯庫（Nicolae Ceausescu）與何內克（Erich Honecker）向蘇共間接表明由其訪蘇同蘇共談論限武問題之願望<sup>⑥</sup>。安德洛波夫立即應允，行程訂於一九八四年五月中，俾使雙方有充足的時間準備會談工作。不巧安德洛波夫二月病亡，可是繼任的契爾年柯（Konstantin Chernenko）仍同意與貝林格在五月會面。然而「好事」多磨。因為歐洲議會選舉在即，義共忙於部署競選活動無暇兼顧拜會細節，不得已於四月底派專使赴莫斯科要求順延。正式的理由是說：希望能更加充分地準備雙方會面的工作。誰知貝林格於六月中旬溘然長逝，雙方的面談只有無限期延展<sup>⑦</sup>。

顯然這次納塔塔能有機會馬上訪蘇，改善雙方關係，仍是托貝林格之福。然而納塔塔甫經上臺，一切動向自易引起敏感，遽然訪蘇，只有敗壞義共形象。適值蘇共中央通知義共，接受其邀請參加九月其「團結報」（*L'Unita*）聯歡節，也表明仍然歡迎義共新總書記往蘇聯訪問，納塔乃順水推舟馬上應允。但為免人啓疑，義共負責外交部門的主管露比（Antonio Rubbi）在納塔接受訪蘇前夕，即一再對外發表談話，表示：重新拉攏美蘇雙方未來在斯德哥爾摩（Stockholm）展開限武談判，維護東西方武器均衡與相互間的安全和平，乃貝林格之遺志，乃義共一向之外交路線。今納塔赴蘇訪問只是履行貝林格的遺志而已，任何人都不能懷疑義共新總書記訪蘇之意圖<sup>⑧</sup>。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，納塔訪蘇其實是別有用意，只是貝林格先替他鋪好突破義共困

註⑤ "PCI Delegation in USSR Today," in *L'Unita*, (Dec. 4, 1983), p. 5; "Chiaromonte on Objectives of PCI USSR Visit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38, (Dec. 9, 1983), p. L3; Sandro Scabello, "PCI's Talks in Moscow for Berlinguer Mission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Dec. 11, 1983), p. 8; "PCI Officials Comment on Results of Moscow Talk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40, (Dec. 13, 1983), pp. 2-3; "Berlinguer Meets Craxi on Tour, Euromissile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 No. 244, (Dec. 19, 1983), p. L2.

註⑥ Ugo Baduel, "Missiles Initiative: Berlinguer to Visit Honecker," in *L'Unita*, (Dec. 12, 1983), pp. 1-2.

註⑦ "Natta on the Road to Moscow," in *L'Europeo*, (Aug. 11, 1984), p. 23; Andrea Purgatori interview with PCI Foreign Section Chief Antonio Rubbi,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Aug. 8, 1984), p. 2; "PCI's Rubbi Comments on Euromissiles, CPSU Tie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56, (Aug. 10, 1984), pp. 2-3.

註⑧ Andrea Purgatori interview with PCI Foreign Section Chief Antonio Rubbi, *op. cit.*: p. 3.

境的一條途徑而已。貝林格生前比誰都清楚「反蘇」這步棋走得有多辛苦，而且想要設法挽救，俾使義共不致自陷絕境。納塔僅是撿了個便宜。

在內政方面，納塔在七月初即施加壓力，把箭頭指向「社會主義黨」，試圖打開其孤立義共的僵局。納塔上臺真是佔盡天時之利；義大利政壇在七月初就有兩件大事，迫使負責組閣的「社會主義黨」不能不向最大的反對黨義共屈服：一是參與聯合內閣之一的執政黨「社會民主黨」黨魁隆哥（Pietro Longo）（任預算部部長職），被查出參加P-2共濟會秘密組織<sup>⑤</sup>，另一是七月為克拉克西（Bettino Craxi）的內閣執政一周年，為取得下一年各參與內閣政黨的繼續支持，舉行「政治盤查」（Government's stocktaking），雖然嗣後參與內閣之五政黨簽約同意支持克拉克西繼續施政一年，但支持的情況並不令人滿意<sup>⑥</sup>。

隆哥參與P-2共濟會秘密組織案，係屬政治醜聞，義大利各界一致要求隆哥立即辭職，克拉克西解散內閣。克拉克西最先不予理會，挽留隆哥，後來禁不住各界壓力，只得使隆哥去職。針對這事件，納塔於四日召開記者會，認為克拉克西的政府應為政治道義負責，解散內閣<sup>⑦</sup>。義共在義大利下院的代表同時提緊急動議，配合納塔的言論。七月中，納塔又於義共中央委員會上發表談話，表示：六月十七日歐洲議會的選舉業已表明一個政治階段結束，新階段來臨了。目前義大利五黨聯合政府由於內部衝突與成就不彰，肯定是危機重重。政府的「政治盤查」，只有促使克拉克西政府下臺才是正確的結論。而解決危機，恢復憲政常軌，需有新政府以及新的改革政策。五黨聯合內閣再也玩不出什麼花樣來解救義大利的民主。因此現在義共要鄭重提出「民主的輪替」政策，由義共上臺執政<sup>⑧</sup>。

義共的措辭言簡意賅，儘管只是虛張聲勢，但克拉克西政府處政治危機中不能不認為事態嚴重。而且，克拉克西亦知，他這個得來匪易的執政權，如果沒有疏通義共壓抑的情緒，他幾個月辛苦經營的政治成績，只要義共稍覺不如意，即將毀於一旦。七月底，「社會主義黨」終於疏解對義共的孤立態度，於政治協議的公報中說明，政府的多數派與最大的反對黨義共有必要做積

註⑤ See Peter Nichols, "Masonic Report May Widen Crack in Craxi Coalition," in *The London Times*, (July 2, 1984); Antonio Padellaro, "Clash Over P-2; Coalition's Political Elucidation Postponed to Mid-July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ly 4, 1984), p. 1; Campbell Page, "Subversive P2 Names 'Authentic'," in *The Guardian*, (July 4, 1984); Campbell Page, "Italian Communist Leader in Call For P-2 Resignations," in *The Guardian*, (July 5, 1984).

註⑥ "Government Coalition Paties Sign Program Document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47, (July 30, 1984), p. L2; Peter Nichols, "Vote Will Give Craxi His Second Year," in *The Times*, (Aug. 1, 1984); Peter Nichols, "Craxi Coalition Gains Uneasy Truce," in *The Times*, (Aug. 3, 1984).

註⑦ Campbell Page, "Italian Communist Leader in Call for P-2 Resignations."

註⑧ "Natta PCI Report Says New Government Needed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39, (July. 18, 1984), pp. L1-L2.

極的政治對話；執政黨知道，政府如果未取得反對黨某種的合作，執政必然非常困難<sup>④</sup>。雖然義共仍懷疑對話的誠意<sup>⑤</sup>，但顯然已打開多年來政治封鎖的局面了。納塔順著這條管道，八月前後即開始進行其拉攏政治聯盟和取得執政權的工作<sup>⑥</sup>。

納塔上臺剛滿一個月，就打開義共的政治僵局，可說是成績斐然。而納塔莫斯科之行儘管目前仍未成行，且在限武談判的問題上也不會與莫斯科談出什麼結果來，但對義共未來聲望的提高與內部團結的加強將有幫助。所以義共未來的發展，看來會比貝林格時代順暢得多。不過義共在最近的將來是否可能取得執政權，現在說這個還太早。姑且不說義共本身發展潛力的問題，祇言外在的問題，就有許多因素限制義共取得執政權。頭一個就是政治聯盟的問題。義大利現今許多政黨固然願意與義共對話，解除對義共敵視的態度；然而提到支持義共執政，仍會有相當的考慮。義共現今在義大利政壇的力量，還不夠大到可以「獨力」組閣。義共在今年六月歐洲議會選舉的勝利，是靠貝林格逝世爭取到的「同情票」，絕非因為義共得到支持<sup>⑦</sup>。何況即使義共可以自己組閣，它還要考慮其他的外力干涉因素。貝林格生前就說過：即使義共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，仍然不能夠上臺執政。智利的阿萊德政權是個活生生的例子。而要叫義共模仿法共參與政府的形式加入義大利任何一種內閣，相信義共現在不會傻到如此做，因為法共的下場同樣是殷鑑不遠；再說憑靠義共現在的力量也不必如此做。

其次是「社會主義黨」的態度。「社會主義黨」多年來即一直害怕義共阻礙其發展，它上臺執政後多方破壞義共的信譽，甚至提出合法性的問題，就是存心要讓義共站不起來。如今「社會主義黨」打開與義共對話的門徑，實屬情非得已。因此要讓「社會主義黨」支持義共，難比登天。而義共如果沒有「社會主義黨」的全力支持，就沒有「輪替執政」的可能。這樣看來，義共在最近的將來想取得執政權，除非奇蹟出現！

納塔上臺，是開創了義共的新局面。但義共坎坷的前程，還有待他披荆斬棘，多方努力，才有光明。納塔肩擔義共的重任，無疑的是任重道遠。然而年歲已大的納塔究竟還能有多少旺盛的精力，推進義共的發展，却是值得我們懷疑。

（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底完稿）

註④ Antonio Padellaro, "PCI Less Rigid Toward Government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ly 26, 1984), p. 1; Campbell Page, "Craxi on Course to Prop Up Coalition," in *The Guardian*, (Aug. 1, 1984); Peter Nichols, "Craxi Coalition Gains Uneasy Truce."

註⑤ Enzo Marzo interview with Giorgio Napolitano,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ly 27, 1984), p. 1.

註⑥ See ANI, C., "Natta's and Spadolini's Long and Cordial Conversation," in *L'Unita*, (Aug. 1, 1984), pp. 1, 18; "PCI's Natta, PRI's Spadolini Have 'Cordial' Talk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52, (Aug. 6, 1984), pp. L1-L2.

註⑦ Henry Tanner, "Italian Communists Take First Place Over Christian Democrats in Voting," in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(June 19, 1984); Peter Nichols, "A Narrow Communist Victory in Italy," in *The Times*, (June 19, 1984).